

## 厘捐问题上的共识

——张謇与好博逊之二

□朱 江



江海关始设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江海关为征收夷税,设立盘验所。1844年设立新关,俗称洋关,又称江海关。原小东门外的海关称江海关,两关并立。新关管外国输出入货物、船舶征税事务,取代盘验所。江海关后改称常关,专管国内沿海航行船舶税收事务。

张謇很早就与江海关有所接触,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记录是光绪二年(1876)。农历二月十七日,张謇坐船从南京下关去上海,次日抵达。张謇家里经营瓷器,“适家中有购碗船在此待行,因定于明日北渡。”十九日张謇下午登船,傍晚时分启行,宿黄浦之滩。二十日一大早,船只抵达吴淞口。“船人俟关吏验繙,停泊一

## 里下河的雨

□曹宽荣

我的老家在海安沙岗,地理上属于里下河,土质属于黏土。

小时候,对于乡家的雨是没有多少好感的。下雨天,遮风挡雨有竹笠、薄膜,还有一把油布伞,黄色的,特别沉。

一场不期而遇的雨,让人猝不及防,走在乡间泥泞的小路上,很多人手上提着布鞋,烂泥从脚趾拼命地挤到脚面,一步三滑,稍不留心,还会摔个狗啃泥。季春后仲秋前的雨尚能忍受,秋冬的冷雨会冻得双脚麻木,而且会慢慢向上传递,最后冷得牙齿打战,让人刻骨铭心。

遇到阴雨绵绵,一连好几天,那更讨厌了。撑一把厚重的黄油布伞,沉甸甸的,一会儿手就酸疼得吃不消,到家吃饭,好长时间筷子都拿不稳。而且伞下那厚重的桐油怪味,包裹得你喘不过气来,撑伞时间长了,有时干脆将伞扛在肩上。

偶尔也会戴个竹笠或凉帽,竹笠凉帽在无风的情况下用比较好,有风,一点作用也没有。

在外公家还看到更笨重的蓑衣,外公经常穿着干农活,印象中是用很多棕叶编织而成,很重,小孩子根本打不开,也扛不动。

有时还会带块薄膜去遮风挡雨,薄膜只是一整块,搁在头顶,露出脸,两手挽住两角,能挡雨,胸前也容易打湿。雨小的话,偶尔也会两臂高举向前奔,这时薄膜和我一样地开心,还笑出哗啦啦的声音来。

连绵的阴雨,还有更伤心的事。茅草屋漏雨,脸盆、脚盆、长桶全上场,令人烦躁的水滴声在夜深人静时此起彼伏,“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不断绝”,这种诗句不需要老师讲便会有深刻的体验。

改革开放后,物质开始丰富。黑色的布伞,家乡人总喜欢说是“洋伞”,轻便好看,在小街的某个角落会坐个手艺人,修各种伞的龙骨,缝补伞布,伞坏了之后一般还舍不得直接扔掉。

此后高帮雨靴矮帮雨鞋家家户户都有了,黄绿色的胶鞋也有了。里下河的乡间土路,我还是不愿意走,上放学路上,走了一会儿,脚拖不动套鞋,只能一手撑着伞,一手脱下一只套鞋,拎起来死命砸向地面,鞋底黏的泥土太厚了,真比一个贪官刮的地皮还厚,去一趟学校,脚踝都拉得疼。

上高中后,曾看到一女孩穿一双粉红色的高帮套靴,撑一把花折伞,婀娜多姿地走着,我都呆了:雨伞还可以这么动人?雨靴还可以这么惊艳?

上世纪九十年代,家里茅草屋盖成二层小楼,再也不用各种盆、桶去接屋顶漏下来的水了。乡间的路做成了沙石路,雨天赤脚在上面走,脚板会因沙石棱角而硌得疼。偶尔不注意,还会踢到脚趾头,那阵钻心的痛一定惹来龇牙咧嘴和不争气的眼泪,甚至还会有血,淤青也要好长时间才会慢慢消失。

后来铺上砖,中间隆起,成弧形,挺平整的,只是时间一长,砖头松动,下雨天踩上去,砖缝里的水猛然一喷,给你一个无准备的惊吓,裤腿上满是泥点和水渍,偶尔还会冲进裤管里,湿漉漉地,黏乎乎地,很难受。

村村通公路后,沙石路终于建成了水泥路,坚实平坦而又骄傲地伸向远方。路上电瓶车多了,常有私家车在快速地奔驰,只是两车交会时,总有一辆在稍宽处等候。后来路加宽至四米,两车可自由交会。

现在,小雨,撑一把折叠伞,穿一双球鞋,看雨珠从伞的四周纷纷洒落,倒也能想到“白雨跳珠乱入船”的意趣,也能想到杜甫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美丽;大雨,穿一片长雨衣,穿一双长筒雨靴,看远近散落在大片大片翡翠般农田里的小村,无数的二层小楼在雨中静默,旁边挺立着许多高高矮矮的白果树、桑树、榆树等,温馨的烟囱冒着多情的炊烟,四处弥漫开来,亲切的乡音柔软着你的双耳,门前的河面上盛开着无数眼雨花,你是不是感到很美?今天在有饭相饱有菜相伴有酒相酬的幸福的日子里,端杯茶,燃支烟,站在走廊上,静下心来,你也会体会到里下河的美:春雨的绵柔似少女的多情;夏雨的喜悦如少年的鲁莽;秋雨的清凉像妇人的伶牙俐齿;冬雨的微寒像老翁的睿智深沉。

生活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心境,也许好时代才能造就好心境。

日。三更后月上,南风飒飒,满帆开行,甚驶。”第二天早上抵达青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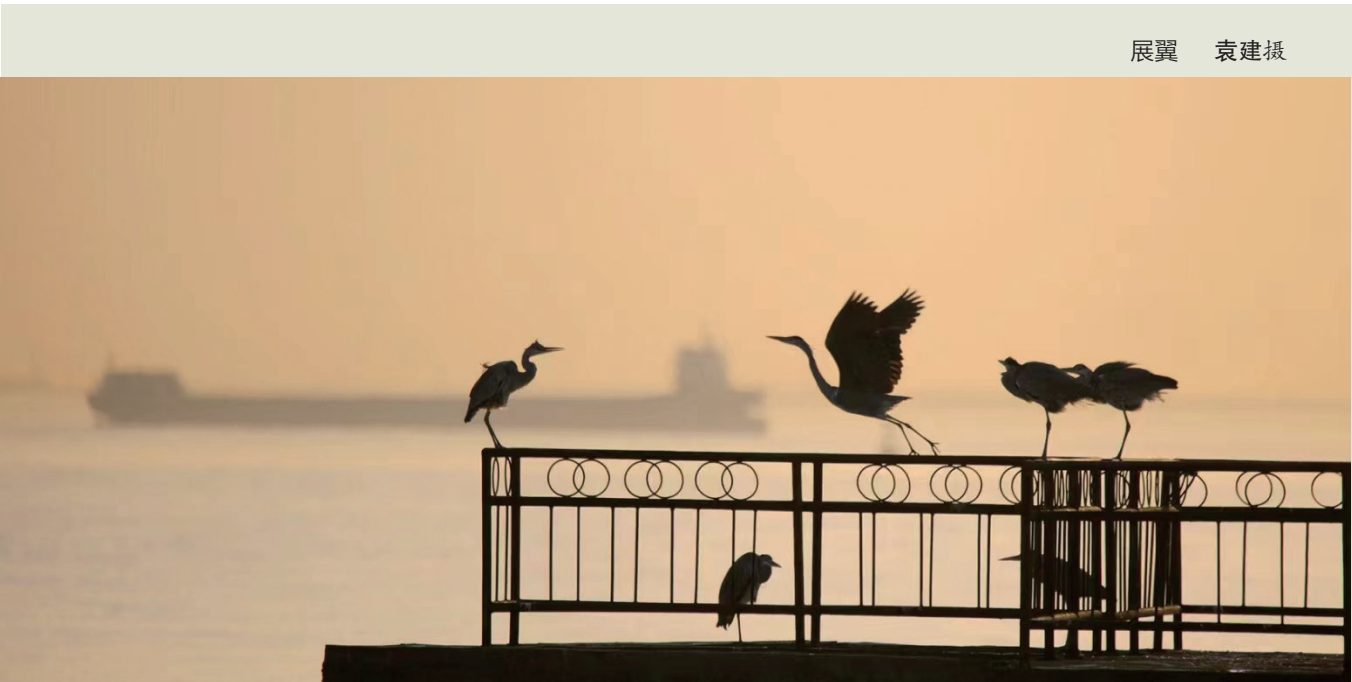
张謇所过的是江海常关下的吴淞分卡,位于现在的上海宝山区吴淞地区东南。开始设立的许多年间,关员在面临河岸的一所庙宇里办公和住宿。宣统元年(1909)租了一座半西式的房屋。这个分卡的职能主要是缉私和检查,在很低程度上对经过吴淞进出黄浦江的民船和内河的小轮船及拖驳所载货物征税。

张謇筹备大生纱厂初期的六位董事,其中的潘华茂、郭勋是买办,熟悉进出口业务,是海关的常客;刘桂馨、沈燮均均是通海地区的布商,常年经营销往东北的关庄布,也需要跟海关打交道。因此,张謇的团队人员熟知海关对于企业经营和货物流通的重要性。尤其特殊的是,大生纱厂办在通州,通州本地除了棉花外,其他诸如机器及配件、燃料等物资,都需要从上海购买或转运,江海关成为大生纱厂经营环境的重要一环。在张之洞和刘坤一两任两江总督的支持下,大生纱厂取得了“只在洋关报完正

税一道,其余厘税概行宽免”的政策。也获得了上海运往通州的物资,在缴纳子口税后,凭护照经江海关复验后,直接出吴淞口驶往通州的便利。

随着大生企业的发展,大生流通的物资日益增多,缴纳江海关的税额也水涨船高,与江海关的联系愈发密切。从张謇的文章和日记看,张謇与好博逊是有往来的。

张謇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为创办渔业公司事咨呈商部》里披露,宁波和上海的渔船因为关卡税重厘繁,不得已挂用洋旗。关税每次大船27850文,小船15750文,吴淞厘捐每次大船74000文,小船56000文,此外还要受到各个衙门和恶棍的盘剥。“一挂洋旗,税由华人之为洋依者代缴。按吨位论税,大船征银十二三两,小船征银三四两。厘卡免捐,向索陋规之人亦不敢过问。计每一船进口共费七八十元。”张謇曾与好博逊有过探讨,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着一致的看法:“前晤沪关税务司好博逊,亦谓若望各渔船不挂洋旗,非中国真能体恤劳苦渔民不可。”



## 阴天

□彭 伟

年初大札复脾,人人小心宅居。今春即逝,孟夏又至,疫情若有缓解,我希冀出门走走,不是厌倦久困家中的沉闷,而是雨水渐多——晴天雨天更替不迭,其间还夹着或长或短的阴天。

步入阴天,就像邂逅熟人,而非老友重逢。无人不熟阴天景象,未必无人不解阴天内涵。好比汉学家,运用阳历,也知阴历。英文中的两种阴天,都与中文相通。一个是cloudy,源自云朵(cloud),即多云遮蔽天空,便是阴天。另一个overcast,不仅指阴天,还指阴险,意为胜过(over)造谣(cast)。大多数国人,天生不喜阴天,与阴字的俗语,多少有些关系。在我的家乡如皋,流行着“阴杀头”“阴魇魇的”的说法,都是形容人喜好暗中搞阴谋诡计,多少有些overcast的味道。即便阴天,还可以比喻哭丧的脸色。总而言之,“阴”人挂钩,处处贬义,即便安全的“阴性”,也因疫情中“返阳”现象,让人担忧。

其实阴天和阴霾,抑或阴天和天黑,都是性格迥然的本家。阴天是客观的,只是云朵拉帮结派,暂时遮住阳光。天黑是主观的,全因地球自转,阳面覆盖阴面,定时脱离阳光。阴天就像人的脾气,天然流露;天暗就像人的心理,天生阴魇。阴天会形成地面的阴影,脾气会形成心理的阴影。蓦然想起从校园小说中读来的荒诞故事。一位即将迎来21世纪曙光的新任领导,发现行人闯红灯,效仿古人“以夷制夷”:违规者身穿黄背心,逮住下个接替者,将黄背心给他穿上,才可离去。黄背心不是黄马褂,皇帝赏赐,属于个人无上荣耀,而是手手相传的愧怍、委屈。有个班主任,坚决拥护新政,而且结合自身情况,付诸实施:他见到上自修的学生穿着拖鞋,又或打扫的学生玩起水仗,气由心生,脸色转阴。一番口头“打雷下雨”后,他竟然要求学生拎着拖鞋或扛着粪桶游走全校,再做检讨。令人咂舌的是,他还特意翻箱倒柜找来旧日挑河穿过的老背心,黄的、蓝的、红的,让学生们务必套上——“五颜六色的背心,一心一意的忏悔”,达到忆苦思甜的

## 魔术林

这片防护林,原初和延续的功用让当地如东百姓视之平凡无奇,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爱鸟人心头,这笼绿色被称为“魔术林”。魔术林,魔幻惊奇是她自带的真实和憧憬,一个能够与心熨帖的所在。

梦幻一般的林子,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树林,写满未知。是树的隧道,谜样深洞,深邃得要将你抽吸进去,心中又甘愿为她吸引。是小洋口老海堤生长十几年的刺槐林,绵延十几公里,远望似一条绿色长龙横亘滩涂黄海之滨。因是两边种植,堤岸又仅三四米宽,十几载年华孕育,两边刺槐枝杈长长细细向中间聚拢,彼此交汇得急切又舒服。行走魔术林,面前一个绿色深洞,引诱着你长久走下去下去,前方望不尽底地似乎藏匿莫名惊喜将你等待。遒劲树干枝丫滋长野性蓬勃的力量,弯曲各式各样自然弧度,偶有倒伏半空的、截断干枝的,只能赞叹这片林子未遭人为打扰整伤,葆有原始勃发之魅。初秋的凉爽风儿,将众多树叶吹得黄黄绿绿渐变自然,穿过阳光的叶片的脸黄绿层叠地通透。而砂石地、灌木、草从则是野林朴树原生态极好的铺垫和衬映。

这片林子为啥叫“魔术林”?她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爱鸟人士的至爱,每次来,都会赠予他们惊喜,发现之前从未见

教育效果。那些背心肯定不及崇崇赏赐袁崇焕的裘衣厚重,但是论起讽刺的深度、尴尬的程度,真是伯仲之间。通俗说来,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一时的阴天,带来一生的阴影,就像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大于“正作用”,让人难堪。

我厌倦人像阴天,但欣赏阴天像人。春夏间的阴天,于我就像嘴边滑过的巧克力,看起来有点黑,尝起来有点甜。这种东瀛小说家村上春树笔下的“小确幸”就像英国散文家斯梯尔(1672—1729)所述的“攥在手头的快乐”,若不细品,即刻错失。随笔而录,阴天的小城,幽静至极如闺秀。小雨飘后,我履及水绘园,游园踏绿。失去光彩的阴天美景,仿佛缺乏光彩调节的印象派油画,蜕变成水墨调色的国画——树树木木,高高矮矮;花花草草,星星点点,或远或近,或浅或暗,清新醉人。整座园子,更像卸妆的素颜古典美人——董小宛,静静地诉说着明末往事。大抵长期研读家乡历史,我对阴天又添了一份好感。憧憬未来,需要晴天般的希望;回忆过往,常有阴天般的无奈。就像褪去斑驳的光彩,阴天本色更加接近史实。回溯历史,晴天像盛世,雨天像乱世,阴天只是不咸不淡的普通日子。从文景之治到康乾盛世,晴天可数。每每鼎革,雨季必来。若看人类历史,大雨不乏,小雨不断,战争历史、人类历史,同样悠久。既无奈又讽刺,关于杀戮,人类最要从历史中汲取的经验就是人类从未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晴天难得,雨天磨人,我们为何不可正视阴天,去等待晴天。

想要阴转晴的还有那位观察阴天细致入微的钱锺书先生。他在《围城》中,写起方鸿渐邀友吃饭,遇到一个“嫩阴天,恨不能用吸墨水纸压干了天空淡淡的水云”。钱先生的“嫩阴天”,很像黄公绍笔下的“轻阴天”,有些许澹澹淅淅,像美人欲哭欲下的眼泪,应当抹去。可是历史,更像“老阴天”“熟阴天”,从不怜悯眼泪。对于历史,我们很熟悉,不够知己,还真像大多数人印象中的阴天。

我们的下一刻总是崭新的。三个观鸟人,由远及近与我们相逢。他们背着大背包,肩扛三脚架,脖颈挂着单筒双筒,就地搭好支架,按上裹着迷彩的单筒双筒。很快,他们似乎发现了什么,三个镜头对准同一方向,低压嗓音闪亮眸子泄露了抑制不住的惊喜。其中一个招手示意我们赶紧分享他们的发现,通过镜头,远处,一只小小鸟停在一根半截树干的横断面,样貌猛一看像麻雀,仔细一瞧可比麻雀美丽多了!背上的羽毛竟是极其明亮的宝蓝色,靠近双翅的胸部植满金黄丰满的绒毛,腹部如雪,此时,阳光自叶片缝隙

过的鸟儿。在这里,小鸟可以躲避天敌,品尝昆虫大餐,是大批迁徙鸟类补充能量和恢复体力的重要场所。“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但闻鸟鸣间或,吱吱、啾啾、喳喳、嘎嘎,轻盈身影林间纷飞穿梭,只恨目光赶不及捕捉它们的灵魂。如此之近,一只美丽的戴胜停驻头顶枝杈,耸立型粉棕色丝状冠羽是它的标志,还有尖而下弯的长嘴,倏尔,花蝴蝶般展翅翱翔,一起一伏波浪前进,边飞边鸣“呼一呼一呼”,远逝。再赏一幅自然勾勒国画,接连侧枝勾落成三道弯,不见一片叶子,只有突出的几竿短小枝头,小鸟一只立于最上道弯尽头。剪影入画,原生即景。



## 特殊的“背影”

□杨 譔

别无他法

无意间看到崔健首场视频号线上演唱会,觉与自己理解中之摇滚颇有些距离:思想的“当下性”、音乐的突破性、声音的张力和野性均嫌不够。

又在朋友圈看到李高华老师发送的崔健1992年北展演唱会视频,觉当年参与演出者,内心无不拥有豪迈激情,真率、直接、强大、青春、勇敢、骚动、一往无前,那是毫无伪装由内而外喷发出来的音乐。这才是摇滚!李高华老师评论说:“昨晚是坚持、表演、怀念。三十年前是原始力。”

艺术是艺术家情不自禁地表达,一涉“表演”,便落入第二乘、第三乘,所以常常是原初的即是最好的。

西蒙和加芬克儿的经典名曲《斯卡布罗集市》,翻唱的人很多:国内有董文华,序曲音乐太长,演唱少内涵;李玉刚,装腔造作,不忍卒听;金玲,有气氛然经不起细品,情感未能深入其里。外国歌手莎拉·布莱曼也唱过,过度抒情,难免狭隘,致失真味。上述几位,技有高下,因意在表演,故有此“艺术效果”,也不算意外。

西蒙和加芬克儿年轻时的演唱:仿佛心不在焉,眼神似在游移,轻松调皮中杂有几丝惆怅,分明是一往情深,却又故作潇洒。正是那个年龄段对待情感的普遍特点。真好!53年后他俩再唱此曲,变为娓娓诉说,留恋、无奈、哀而不伤,善听者知道,此刻的他俩,心里装着的不仅仅是一个曾经的“爱人”,这个“爱人”已转身为“人生”。他们唱出了对人生的热爱、依恋与觉悟,唱出了人们共同的情感。词曲没变,但演唱者已非少年而是皓首老者。演唱的风格、内涵、情味已变,真诚、真实的本色没变。他俩坦然无碍歌唱着自己此时此刻的声和情。

变则通,变则新,故这53年后的重唱,实为一新的“原唱”。

艺术是艺术家自己的心声。别无他法!

不宜

书画宜多练不宜多作(创作)。多作手滑浅顺,习久成性,新、生之气不能入;又不能少作,少作必手乖、心、手不应,新、生之意无由达。

有的人

陶罐里塞满了泥土,就很难再容纳新的东西;给一块脏污不堪的布染色,再怎么努力都是白费。有的人内心容量有限,又充满了偏见,所以即使是有益的意见,也难以接纳。

渐顿

渐顿之说出于佛教。东晋前无顿悟之说,南朝时竺道生始创。谢灵运认为华人易于见理,故喜顿悟;夷人易于受教,故长于累学渐修。此是吾人自诩聪明,以为灵光一现,即到彼岸。孰不知此正吾人不踏实处,聪明反被聪明误处。心身分离,知行不能合一,似至实未至。学道有渐积累学而悟者;亦有无论学与不学均不得其悟者;偶有顿悟者,然其后日之顿常胜于今日之顿,端赖渐修之故。

“基层”与“高层”

有佛学说遇急难时专心念佛号百千万即有神效。念佛号,说因果,做功德,此是“基层”佛徒之所为,徘徊于“肉身”左右,难以彻悟。“高层”之僧侣,致力于参悟玄奥之理,佛学之精义在此,悟者如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终以“莲花”之身复活。学艺亦如学佛,做“基层”之获得感极易胜于“高层”,质量则无法同日而语。

倾洒而下,将它映射得亮闪夺目。圆圆小小的黑眼睛,眼神好有神气劲儿,左脚三趾张开紧紧抓住断枝截面,右脚钩住旁侧,金鸡独立的姿态实在太帅气了!它双脚一收,轻巧一跃,便杳无影踪了。观鸟人这才兴奋地大声交谈起来,原来这只美丽的小鸟是红肋蓝尾鸬鹚鸟,两年前他们曾在无锡见过一只雌鸟。他们开心地说:这是此趟魔术林之旅目前为止最满意的收获!也让我体会到观鸟之乐,意外发现怦然心动的感觉。观鸟人与我们道别了,他们还要下到滩涂很深很远的地方观海鸟。观察到他们都是自带口袋,将垃圾集在里面再放入背包,他们笑着说:不能留下一点污染,尽量给小鸟一个美好的家吧。

我们也即将与魔术林作别,在草丛里,眼尖的孩子意外发现一根羽毛,不是普通的小小羽毛,它长长的,淡淡灰,形状让我想到久远之前欧洲人书写使用的羽毛笔。我想,它是飞羽吧,它打鸟儿身上脱落,自天空飘临,又被孩子捡拾。是鸟儿给我们的吗,还是无边奥秘的自然?又想晓示我们怎样的讯息和寓意呢?

孩子高兴地说:妈妈,我要拿它做书签,真漂亮,很别致吧!此刻,我的心中不觉莞尔。